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三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

書一

與晦庵朱先生書

翰侍親幸安病餘倦乏無他往還畚閱舊書某  
敢自廢向日看書獨盤誥殊未通今始玩繹俟  
異日求質正如盤庚上篇疑是誥戒有位者之  
辭蓋將教于民由乃在位者始此史臣述經之  
大旨自盤庚遷于般至底綏四方乃史官紀述  
民不願遷而盤庚自以其意言豆如此以起下文  
誥戒有位之言其如台以上是民不願遷之辭

下稽恐當為句絕言先王嘗以下稽其疑而龜  
筮之辭云云也其他曲折未能盡述此乃向日  
最不通處以此讀之稍成倫理然亦未知其是  
否又看大學中庸易傳循環讀之乃知人心持  
守常欲明覺然義理未通貫則羣疑塞胸觸事  
面墻所謂明覺者殆不足恃朋友猶以辨析已  
甚為疑恐卒墮於滅裂鹵莽墮埴索塗之地也  
林 可在帥書院自謂艾軒嘗以盤誥授之以  
不欲見帥故不得亟見之俟其罷局當叩其曲  
折但謂康誥為周公攝政時書故稱朕其弟則



於王曰之辭無所當矣特恐其他或有長處也  
三哥比得書意思甚佳蓋天姿之美詩禮之訓  
自應若此翰以來歲彼中不招館客欲得朋友  
相切磋遂欲開歲四五日即離此適得彥忠書  
聞欲來春歸尋地季通蔡丈亦同行恐其至此  
無他深密相識勢湏少候已與之約二十日不  
到此翰當即啓行不審尊意如何

書稱主管徽  
猷先生又有

歲晚天  
寒之問

翰門戶衰替大懼先世儒業之不振收教子姪  
輩使粗知孝弟忠信每自謂留心於此亦居家

職分所當然者間有親舊之子爲之授句讀解  
釋訓詁者則受其束脩以贍老幼又年長好讀  
先生書者則與之切磋以更相勸勉舉業聽其  
自爲讀書次第用心要領則尹先生所謂臣師  
程某曰者所當遵守也翰大要且勉令立志其  
次以收放心義理訓詁則先生之書詳且明矣  
有不甚曉者則以所聞告之張先生所謂五益  
者亦信乎不能無補也但歲月如流城居人事  
紛擾無復靜坐觀書之樂此爲可慮耳警勵之  
誨敢不服膺繼此數蒙教誨以警怠廢幸甚幸



甚前日偶出山間及歸之日館中諸友忽為大帥斥逐翰亟遷以歸朋友十餘人有居鄉者卒無僕隸大為吏卒所辱反覆自省無一毫得罪者涼薄自合至此闔門引咎蓋無見幾之明無辟世之操所以至此其他曲折不足瀆尊聽至此益思平日狷介未為失也後數日履常乃以簡來別為占一僧舍令遷居之翰雖至不肖亦何至一旦食嗟來之食再拜謝之而已林擇之丈欲招周醫為古田丞療病適周有公事在直司林丈與履常謀使虞候傳語職官令早為結

絕蓋欲周之亟行也訟者執其人以為教唆其人以實告諱履常不言而專指擇之帥大怒杖虞候而逐之擇之以此勉翰使勿以帥不禮於人為意翰却欲以此勉擇之以早為去就毋數招人不禮為辱也林丈乃欲以嬉笑戲之是或一道也此紙告焚之勿以示人近日事多出不測更莫曉其意自反以求免禍而已喪服偶此人行急後便錄呈大畧司馬公不言冠之有武其制若何齊衰武纓用布今不言則無以別於斬衰矣衣領正方疑是安項處二面皆方斜裁



而下謂之方則當有曲角處不但如今背子領也衣袂相屬處長短皆齊而聯縫之無空缺處曲裾以一幅布交解裁之爲兩條上闊下狹綴之兩旁如燕尾然非兩條相沓如燕尾也故深衣溫公注中云或謂之圭者上狹下銳指一條而言也謂如燕尾者兩銳相向揔一身而言也今人以四條綴兩旁如兩燕尾然則失之矣未知是否榦過此尚白日便圖趨侍世路險巇人心頗僻捨先生將安歸新居聞見締創異日若得結茹附庸其側爲朝夕依歸之地則幸矣潘

丈誌文得與朋友拜觀令人慨然念之真高世之士也家兄卜築小菴先墳之側一往輒旬月庶幾可庵之風矣賜書旦夕附往後便或可拜

謝

此書稱主管修撰郎中先生又有秋高極涼之問

榦同二姐領兒女輩以十九日達侍旁途中賴尊茆皆無恙至家兄弟畢集親老懽喜蓋累年所願欲而不可得者獨區區懷慕道德之情未易釋耳三哥苧溪得爲一宿之款意緒甚佳彼中諸事得所付託諒深慰愜莆中見鄭子上已與約行期今遣六人并轎往從之趙帥小不安



未欲見之渠遣人相呼昨晚往見之間及先生所以戒其用寬之實翰謂不知其故想是自有見處帥云南康之政凡事皆欲搜索理會雖前官已結斷者亦多改正又謂如前官已斷者合只令經由以次官司不必理會一是免得發前人之失二亦得事簡若一一理會恐反長姦猾翰答以事到面前亦只得爲他理會况前官所斷已錯人情或有寬抑安能不爲之動心帥却云只令經以次官司亦不到全無一人理會得偶渠坐間人吏群立不欲力與之辨似此等議

論百姓何賴焉義理不明雖有美質終爲邪說所惑也浦城之寇嘯聚百餘人臨江一市焚毀大半幸已撲滅此皆非細故石應之以王黨見逐徐居厚未知其故呂子約除藉田令方羣愴彙征不知子約知幾之明克亂之才果可以周旋其間否翰一兩日人事擾擾書院中六七小童得方大哥監視之可以杜門終日尋繹遺經足以自樂未有請教益者當俟後便也彼中有便數蒙誨賜慰此拳拳幸甚

翰侍旁幸安偷閑溫習比去歲差得暇耳聞祠



命已下竟遂間退之志學者之幸也此間朋友  
數人亦難得志尚堅苦者反顧年不後人亦有  
痛自點檢耳蔡文想不久須到意思歛退就實  
殊可敬重相聚不欸別去深用懷想膚仲地未  
入手有準備者近特遡流爲圖之又爲他人所  
先其人乃無心得之地之難圖如此不知大哥  
窀穸有定所未邪蔡文爲膚仲言閩清一穴極  
佳膚仲之力不能辦不知先生肯遠就此否翰  
少稟劉仲則來訪云渠見攝帥幕帥於同列多  
不相下辛憲又非能下人者一旦有隙則禍有  
世契不能辭可否幸裁酌

所歸渠欲得先生道其姓名於辛憲翰與之有  
仲則相訪已悉以尊意達之仲則近已得鄉樞  
薦章劉邑長終是清勁明決郡官有章司理者  
極曉事趙司戶者純粹皆可喜章司理以小胥  
爲帥斥責對移自是僚屬皆束手莫敢任事喜  
怒之不可不謹如此先生將漕之命恐是廟堂  
決意欲行三州經界其勢亦恐難辭果爾鄉邦  
不世之遇也尊體小小不快想亦無甚害翰身  
爲人束縛不能走侍不勝慕戀之情七月初便



當一出書會人情不美自是初以爲貧而受之  
既而以親戚尊長不可辭若無閑事出入應接  
則在我者得盡其職在彼者亦自無辭以相怪  
受人子弟而不免出入則彼雖未形之辭色而  
此已惕然不自安矣若必曰但據自家任便出  
入彼不足恤則非幹所敢爲所幸止有百餘日  
耳人情不美不足怪最苦是有妨日力也朋友  
往還十餘人實用力者一二耳又多相遠不得  
朝夕講切然自省之功亦不能全恃他人也朱  
曾叔兄弟今亦到此通老知丞丈過終是篤實

書一

七

可愛可重想不久須造席下偶李簿行附此

幹初八晚已抵侍旁老幼幸無恙更留二十餘  
日方可告歸一房兒女久勞撫念重以爲媿家  
兄此間亦能盡職俸雖薄亦足奉親凡事只得  
逐日驅遣不暇爲異日謀也特老人於幹一房  
尤所鍾愛甚欲令挈爲此來亦俟相度事勢如  
何耳過玉山六七舅已爲古人生平意氣不亢  
雖欲爲生產之計亦無所就客居蕭然殊可傷  
悼玉山境內彌望如赭塘并盡涸三衢粗勝聞  
尤甚此數日雨意不成細民嗷嗷良可念也



鄧子禮尚留此九月可與之同歸

此書稱主管  
修撰先生乃

八月十日書也

翰以初八日抵侍旁所幸尊幼皆安親老尤安  
健稍足自慰家兄以近制成資須得部符乃聽  
解罷已遣人料理未回解任須在八月初復以  
乳婢感冒不能行未可即登途度歸計須在此  
月末抵建陽須當暫留恐雙溪有妨縣官醮飲  
則近市別得一小屋亦佳望囑儲宰為預謀之  
家兄歸計及參部之計未知所濟已懇一二親  
舊為假貸之策過上饒趙守亦許以歸日相周

書一

八

旋但未知所假足用與否亦且只得挨去看如  
何休致不允之命想翰離後三兩日即到再上  
之章想已遣行揚子直劉智夫皆在此遷延避  
暑且候迂兵蓋以近日有臺疏言過家上冢宿  
留不行者皆為故稽君命其意指林和叔樓大  
防而言故諸公皆為遷延中道之計而不敢過  
家上冢矣田子真之語或者謂其對人稱許止  
呂秦之事果爾亦可謂輕率之甚也然指斥如  
此乃得罷去稍涉權要遂至遷謫輕重不倫豈  
所以為尊君哉汪季路之罷蓋以臺官先論孫



元卿素和叔陳武三人考校涉私有錢原者臨安人家巨富偶試屢中故三人者遂坐此謗季路爲之辯析故臺論併及之別無他罪但以臺諫論事不當復辯矣楊元範遷祭酒蓋亦自覺其已甚而能自悔同列以其有異意故去之張鎡乃昌黎莫逆與其兄爭分業張鎡主昌黎而其兄主王德謙元範乃論張鎡罷之此所以爲異意也黃元章除殿院蓋實嘗與昌黎有雅好但黃亦善人想亦不敢爲已甚也昌黎麻辭甚褻雖其祖之功莫能過中有一語初云獨成與

子之功余揆貼云力參與子之功昨聞詔語亦貼二三字如此則余豈能久安相位哉余鄭皆非能久安者何公舊物之除意或在此也鄧千里昨日方到此則云欲褫餘于職名故以囑何公耳但諸賢豈能皆自保哉道學之圖聞高文虎之子所爲又有一圖云右道學則以鄭惠叔爲首揚元範次之以其助佑道學也高文虎短喪之請復有一劄乞置都虞候如監軍之類以上所親信爲之庶幾可以相繼而無專兵之患或以其意蓋主王德謙也其無知敢於欺君黨



惡乃如此吳斗南有書力排短喪之議然吳斗南已彈冠而赴架閣矣其不變而從者幾希近日所聞大抵如此無可言者年穀大熟可以寬生靈旦夕之死未知造物竟何如也拜侍在即辭職休致之請楊子直劉智夫皆以為可以已之子直以為不已則亦當婉其辭但力言辭受之義而不必他及智夫以為不已則受職名而後求休致榦以謂子直之說近是而智夫之謀甚踈要之二公之論皆主於畏禍榦謂禍不足畏但使吾之所處者一合於義則死生禍福一

聽之天命可也詘道以畏禍非也非道以取禍亦非也故前日封事不可上今日辭職休致不可已以此決之似可以質諸聖賢而不惑矣智夫之論不足深恠子直素稱學者然其言論操守矜持嚴整而考其用意皆出於畏禍此所謂同行異情者與之語殊使人駭笑自謂今日之事全出其力蓋當初欲行遣三二十人某為之首却被某輪對為平平之論許多事都蓋抹此非所謂枉尺而直尋者乎又言先生不可復論事但婆娑山林以聽之且云晏子以其君顯這個人亦



崔杼之難他都不管蓋人主又  
之主管他做甚其議論大率如  
知有君不知是何見識如此且  
此亦更不見州郡及賓客低聲  
之已臨其頸矣故至此亦但一見  
且云京之客有趙善括者朝夕唱  
說謝之爲人甚深鄉者王謙仲排  
謝實教之二人皆非可託恐先生通  
深防此輩也都下人想已遣矣

起居之詳且聞有感冒及齒痛之苦

書一

二

不安然終年常覺如此恐亦應酬勞  
念欲趨侍終是以舅氏之命不欲重違  
以徐處之看如何資稟拙鈍於古人文  
既於今之程文又不習隨隊一試亦擾擾  
不得寧靜家兄將樂之行以辟書上日  
于老幼以辟書下日爲期自是從師奉  
便不勝幸甚翰試後倦憊且朋友畢  
完偶趙丞行拜覆草率此書稱修撰  
鴻慶郎中先

十

列薦之地於

富沙

語鄭子仁云翰當爲之



遊談諸司聞其說蓋云呂仙遊雖與呂子約爲再  
從兄弟然其議論趨向絕不似子約可嘆可嘆名  
家之子不能安分求榮得辱其褒也乃所以爲貶也  
翰去歲扶護還家家兄相謀葬地告以蔡文所  
遷穴只是蓋得不密地中雖有水痕而所藏之  
禾兩年尚發青牙此可見地氣之煖家兄不從  
乃自見行視數處皆全不成形局後乃注意兩  
處其一號庵前其一號後窟庵前却在舊墳包  
內止是山包向裏却於山背開穴形尖勢反風  
氣宣泄土石頑礦後窟乃在背逼窄反逆又更

全不成地頭此兩處雖村夫牧童亦知其不可  
家兄執之甚堅其說以爲合宗廟水法及親舊  
如膚仲景思謙之彥忠溥之諸人來說即以無  
風水無禍福却之以爲蔡季通信風水邪說故  
有身窟子死之禍惟呂東萊真是大賢見得明  
白諸弟力以爲言則欲委而不葬見其所執之  
堅如此決欲以六月十六日葬庵前穴內舅氏  
勸其併舉先人合葬及開壙見欹側之狀方惻  
然欲寬葬期以去歲曾用磚結砌兩處作兩小  
壙試其可用與否及開庵前一穴則滿穴皆臭



水不可近恐其說之不勝遂開後窟一穴偶山  
燥無水遂決以爲可葬目下用工開掘其地頭  
全無可取全不成形勢但欲幸其說之勝而不  
思親體之安但以爲無水而不思水之外尤有  
可慮所幸葬期尚寬猶可商議但家兄既堅不  
用蔡丈之穴以爲便試得無水亦不可用則無  
復可言者矣日夜思之心神昏亂無以處此以  
兄弟論之則止得順從以父母遺體論之則人  
子之心實有所不忍以目前未葬論之則不可  
以不速葬以既葬而有水蟻之患論之則不如  
緩葬之爲愈悌長上之意以不葬其親其名固  
不美欲兄弟之歡以虧父母之遺體其實又不  
安智識淺陋莫能決此欲望先生爲熟思之賜  
以一言若以爲可從則止得俯首聽命若當熟  
諫則亦乞先生反覆爲家兄言之以釋其惑翰  
亦率親故力言之少遲一二年以俟其定望先  
生爲斟酌之存沒均受大賜

翰罪逆不孝二親已畢葬事音容永隔痛慕尙  
窮葬非其地此心如割每一起念不如無生以  
尊長之意止有抑遏含忍而已辱存撫之至不



勝哀感適此痛苦復迫隆冬病軀爲寒氣所襲  
輿病還家復聞後山蔡丈之訃拊心號慟累日  
不能已該博通達如斯人者豈易得哉以是氣  
疾轉甚累夜不能就枕多服踈導藥如紫蘇香  
附之屬方少瘥念欲即走侍師席以病後尚怯  
寒更旬日方可離此喪禮旦夕携往拜呈其條  
例先具別紙乞先入思慮只條例定則其中小  
小曲折易整頓矣扶病拜覆草草

此書稱侍講先生十一月

十九日書也

林井伯歸聞先生尊體不安甚以懷念及得此

書一

一四

書筆畫辭意殊無病狀且見鄭子仁具言啓處  
之詳方稍自慰終以書會相絆未能走侍爲恨  
兩日方聞引年之請已下先生拳拳宗社之意  
固未忍忘然禮與時合且得省分踈亦是一事  
也翰衰病之軀日困多事自妨已業甚以爲懼  
朋友亦有五七人可與語初亦且令識得性情  
部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讀書存養不至全  
無落着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  
規模褊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  
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个人物故



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韓自治未至何以教人顧誦先生之言與朋友共講之亦賴以自警耳幸先生有以警教之精舍朋友聞稍有人雖多方以禁之而卒不能以尼其來亦足見先生之道益尊而人心之理未易泯也楊丞此來留半月餘學者如此人誠不多得其習襟無一物只有向先生之道而已讀書窮理比舊似稍通曉但說不甚出亦不甚能問辨且自言其平生仕官視辛幼安輩如小兒獨於先生之前則畏憚不敢發一

語更望先生詳細與之語若其有所得却勝似世間一種心地紛擾利欲膠固底人物也輩仲至屢相見其說多而雜虛泛而無倫理然其肅散樂易之意亦今之所難得見先生與渠書句句皆藥石又見渠今所拜先生書藁則又止似溺於所好未必能增其所不能也鄭齊卿下喬入幽大爲失計讀書似得路逐漸直亦勉其再往然苦多病未能也庚一庚二哥觀其氣象亦漸律貼但後生心性難馴易變安得一旦翻然棄其童習而惟家學之是慕耶丁寧誘掖以漸



率之看其父父如何耳此間曲折揚丞能言之  
不敢縷縷此書稱致政侍講先生五月朔旦日  
禁大率與公劄事目一  
已見第四卷不錄於此  
同

書一

去



與辛稼軒侍郎書

翰拜違几寫十有餘年禍患餘生不復有人世之念以是愚賤之跡以自絕於門下今者不自意乃得俯伏道左以尉拳拳慕戀之私惟是有懷未吐而舟馭啓行深夜不敢造謁坐局不敢離遠終夕展轉如有所失恭惟明公以果毅之資剛大之氣真一世之雄也而抑遏摧伏不使得以盡其才一旦有警拔起於山谷之間而委之以方面之寄明公不以久閑為念不以家事為懷單車就道風采凜然已足以折衝於千里

之外雖然今之所以用明公與其所以為明公用者亦嘗深思之乎古之立大功於外者內不可以無所主非張仲則吉甫不能成其功非魏相則克國無以行其計今之所以主明公者何如哉黑白雜揉賢不肖混殺佞諛滿前橫恩四出國且自伐何以伐人此僕所以深慮夫用明公者尤不可以不審夫自治之策也國家以仁厚揉馴天下士大夫之氣士大夫之論素以寬大長者為風俗江左人物素號怯懦秦氏和議又從而銷靡之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復有生



氣矣語文章者多虛浮談道德者多拘滯求一人焉足以持一道之印寄百里之命已不復可得况敢望其相與冒霜露犯鋒鏑以立不世之大功乎此僕所以又慮夫為明公用者無其人也內之所以用我與外之所以為我用者皆有未滿吾意者焉







